

对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逃离

——评《呼兰河传》里的胡家大孙媳妇

张燕芳, 张霞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以回忆性的文笔叙述了呼兰河的风物习俗,不仅写出了她对故乡的回忆和怀念,也道出了她对那个时代和社会里国民的麻木不仁和自私冷漠的批判,从而成为其巅峰之作。笔者通过对胡家大孙媳妇这个人物的细致解读,以此论证即使是符合封建传统文化标准的女性也无法在封建牢笼的夹缝里生存,从另一个角度讽刺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荼毒和残害。在没有找到苦难的救赎之路时,女性只能用逃离来反抗封建传统文化所酿成的悲剧。

【关键词】《呼兰河传》;大孙媳妇;封建传统的悲剧;逃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31-04

萧红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名的女作家。童年时期的回忆,婚姻的突变,感情的波折,生活的拮据都为其朴实、寂寞的写作基调造成不同的影响。天地有大悲而不言,在经历了人世间的各种苦难和悲情后,旅居香港的萧红在孤独寂寞中写下《呼兰河传》,藉此安慰异地凄苦而又怀念家乡的一片深情。

茅盾在为《呼兰河传》作序中曾经提到:“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但是我却觉得正因为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1]p97}

茅盾对《呼兰河传》独特精到的评价让众人的目光聚集到了萧红的这部沉静之作。《呼兰河传》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村的人文景观,不同的人通过对文本不同角度的解读如对小团圆媳妇及其婆婆、冯歪嘴子、王大姑娘亦或是整个呼兰河的阐释来批判国人的愚昧无知和社会的停滞不前。本文通过对胡家大孙媳妇的细致分析和解读,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即使是符合封建传统标准的女性,在觉醒后也要逃离传统文化所酿成的各种悲剧。也许这种逃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所处的社会和千年流传下来的习俗,然而与那些“沦为奴隶而不自知却以奴隶为荣”的愚昧国民相比较,这种逃离,至少代表了人精神深处的意识和觉醒,代表了对传统文化所酿成的悲剧的反抗和逃离。而这

种觉醒和逃离,在去除国民的劣根性、推进民族文明的艰难前进的路上更近了一步。同时,只要有封建残余的存在,萧红的这种揭露和批评就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一、贤惠、孝顺、精明的大孙媳妇

《呼兰河传》里的胡家,可谓是封建社会家庭的典型代表。小团圆媳妇在婆婆的虐待毒打,乡民的滚水烫澡,众人的起哄看热闹中被折磨至死,成了封建社会里传统文化下悲剧的直接受害者和牺牲品;婆婆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荼毒而不自知,对小团圆媳妇鞭打漫骂,用尽各种手段,最后耗财耗力,失去了小团圆媳妇,成为封建传统文化里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面角色;而对于胡家的大孙媳妇,作者萧红并没有给予过多的笔墨去塑造其形象,然而拂去那些表面,我们却在文字的背后看到了比文字本身更为尖锐深刻的东西。民族的苦难、个人的无力对抗,国民的自私冷漠,麻木不仁,深层次地揭示了在卑琐的人生里,人们极端而又不可思议的精神病态,激起我们心中沉重的悲哀和苍凉。卡西尔说“人是文化的动物”^{[2]p87},而不同的人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本文仅从大孙媳妇的角度来分析女性对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逃离。

“大孙子媳妇通红的脸,又能干,又温顺。人长得中不溜,不高不矮,说起话来,声音不大不小,正合适配到他们这样的人家。”“车回来了,牵着马就到井边去饮水。车马一出去了,就喂草。看她那长样可并不是做这类粗活人,可是做起事来并不弱于人,比起男人来,也差不了许多。”^{[3]p110}

屋里屋外她都是一把好手,样样拿得起来,剪裁缝补,做哪样像哪样。虽然没有绫罗绸缎,但是

收稿日期:2014-03-20

作者简介:张燕芳(1987-),女,河南郑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粗布衣也是做得四六见线,平平板板。逢年过节,忙里偷闲给奶奶婆婆,自己婆婆,大娘婆婆各做双绣花鞋。奶奶婆婆看着她送的绣花鞋,觉得这样一双好手天天用来喂猪打狗,真难为她了,更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孙媳妇。

大孙子媳妇回娘家,娘家问她婆家怎么样。她说:“都好都好,将来非发财不可。大伯公是怎样地兢兢业业,公公是怎样地吃苦耐劳,奶奶婆婆也好,大娘婆婆也好。凡是婆家的无一不好。完全顺心,这样的婆家实在难找”。^[11]

无论是外人,还是胡家的上上下下,都将大孙媳妇视为不可多得的媳妇,是符合封建传统标准的最佳人选。因此,贤惠能干,不搬弄是非,孝敬长辈,成为大孙媳妇在人们眼中的第一印象。

给团圆媳妇治病做猪肉加黄连时,切肉的是大孙媳妇。“那猪肉虽然也是连紫带青的,但是中间毕竟有一块是很红的,大孙媳妇就偷着把这块给留下来了,因为她想,奶奶婆婆不是四五个月没有吃到一点荤腥了吗?于是她就给奶奶婆婆下了一碗面疙瘩汤吃了。”^[12]奶奶婆婆问到肉哪里的,她便说,“你老人家吃就吃吧,反正是孙媳妇给你做的”。

为什么大孙媳妇要偷偷给奶奶婆婆放肉做汤吃呢?这件事她能让婶婆婆知道吗?首先我们来看下婶婆婆是如何看待这半斤猪肉的。

婶婆婆一边焙药,一边说:“这可是半斤猪肉,一条不缺……”当一只小猫闻到香味,要抓肉吃的时候,婶婆婆边打猫边说“你这馋嘴巴,人家这是治病呵,是半斤猪肉,你也想要吃一口?你若是吃了这口,人家的病可治不好了。一个人活活地要死在你身上,你这不知好歹的。这是整整半斤猪肉,不多不少。”^[13]婶婆婆将半斤猪肉看得如此之重,倘若她知道大孙媳妇偷偷割下一点红肉给奶奶婆婆,会认为大孙媳妇动了拿来治病救人的肉,使其不再完整,若是没有治好团圆媳妇的病,那么这样的责任是大孙媳妇必须承担的。仅仅承担责任和风险就够了吗?不是的,这还牵扯到自己婆婆和婶婆婆关系不和。倘若婶婆婆知道大孙媳妇所做事情,势必会责怪自己婆婆管教无方,那么本来关系暗地里就不和睦,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自己婆婆和婶婆婆的关系会因为她这个导火索而引起激烈冲突。作为一个传统孝顺的媳妇,考虑到这样的后果,大孙媳妇自然不会大大方方地把肉切下来给奶奶婆婆做汤,自然不会给别人留下指责她不懂是非挑起家庭矛盾的把柄。文本中对这件事情并没有用什么篇幅,只是简单地讲了大孙媳妇偷偷割了一

块猪肉给奶奶婆婆吃。但是仔细联系文本的前后,大孙媳妇看似一个只能说明其孝顺的举动,其实是她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她把各种可能性和利害关系都统统考虑进去了,才选择偷偷摸摸地给奶奶婆婆放肉做汤吃。这样既不会挑起争端,还能在奶奶婆婆那里赢得更多的喜欢。我们不得不说,大孙媳妇把家里的关系看得明明白白一清二楚,而自己又能在这种关系里处理拿捏得十分得当,游刃有余。至此,精明成了大孙媳妇给人的第二印象。

猪肉黄连的偏方吃了一天就有人过来说这偏方吃不得,吃了过不去两天就要一命归阴的,还问吃了没,婶婆婆刚要开口,就被聪明的大孙媳妇给遮过去了,说:“没吃,没吃,还没吃。”那个人就说:“既然没吃就不要紧,真是你老胡家有天福,吉星高照,你家差点没有摊了人命。”

这里再次显示了大孙媳妇的聪明、机智,甚至圆滑。知道孰轻孰重,什么时候替人圆场,而且又要圆的漂亮,既解了别人的围,又为自己赢得了别人的感激,可谓四两拨千斤。

二、看得穿世事却不能反抗的大孙媳妇

云游真人要给团圆媳妇看病时,大孙媳妇先说自家弟妹过门前又说又笑,百病皆无,但是接到家里就不想吃喝,人也消瘦,睡觉一惊一乍,偏方试过,香火烧过,就是百般不好。还没说完,婶婆婆就接着说自己怎样为了团圆媳妇好而打骂她。这里看来,大孙媳妇是十分清楚团圆媳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为何病了。但是她看透不说透,有些话是需要别人自己说出来的,既不过分张扬,又不会招来不满。

除此之外,就是云游真人要用到笔墨时,大孙媳妇便跑到粮米铺去借。粮米铺的山东女老板关心团圆媳妇的病寒暄了几句,碍于别人的关心不好不回应,但是回应本是寥寥数句就可解决,为什么去了好几袋烟的工夫,还不见回来?难道是她忘记了时间吗?不会的,急需的笔墨在家人看来是要拿来救命的,一向精明,拿捏得当的大孙媳妇怎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跑出去唠嗑。长时间的离去只有一个可能,即大孙媳妇很清楚弟妹是被婶婆婆折磨打骂而病的,并非有鬼神作怪,而云游真人画符之类的东西,对于弟妹的病也是于事无补的,因此拿笔墨耗时间的长短自然没有了任何意义,故在粮米铺的时间就长了。

由此看来,大孙媳妇亲眼目睹了小团圆媳妇被众人“治病”的残忍的过程,而她并没有出面阻止这

种事情的发生,其中的原因我们要一一分析。

首先,大孙媳妇是一个孝顺的媳妇,这就必然要求她不能做出违背长辈意愿的事情。倘若她出面阻止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殴打虐待,必然招致婆婆的不满和愤怒,转而给她扣上一个忤逆长辈的罪名,这种引火上身的东西是一个处处想要做一个合格孝顺媳妇的人不会做的。其次,大孙媳妇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妇女,个人力量的单薄决定她不能和众多的乡民和千年沿袭下来的旧俗相抗衡。对小团圆媳妇的“治疗”,众人都积极参与到用滚水烫她的行列中来,成为戕害小团圆媳妇的隐型杀手,倘若大孙媳妇对人们的这种行径指手画脚,那么她的敌人不仅仅是那些麻木不仁、自私冷漠的乡民,更为严重的是挑战了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文化习俗,这也不是一个害怕惹是生非的大孙媳妇所具有的勇气和精神。最后,大孙媳妇是一个传统的妇女,她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以及所持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她只能对小团圆媳妇的遭遇选择漠视。大孙媳妇的意识里也保留着落后的成分,在她看来,丈夫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哪个丈夫不打妻子的,而婆婆打媳妇也同样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自古以来便是如此,那么她就没什么理由要去阻止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用心改造”了。综上,大孙媳妇纵然看得穿世事也只能选择沉默而不能反抗。

三、对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逃离

文本里谈到奶奶婆婆死了,大孙媳妇跟人跑了,为何跟人跑,跟谁跑了,都不清楚,像是一个谜,给人留下了偌大的想象空间。

有人说大孙媳妇跟人跑了,像是毫无预见性的,作者也没有设下任何埋伏。真的是这样吧?我看不然。

上述的诸多事情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温顺、孝顺、精明甚至有些世故、圆滑的一个平凡的妇女。她将所有的事情都处理的井井有条、滴水不漏,甚至我们还会对她用心游走于家庭关系的暗河里投去欣赏的目光,赞许她屋里屋外都是一把好手,而又能随机应变。这样的媳妇是传统的有着封建残余的家庭和社会所喜欢的媳妇,甚至是一个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媳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孙媳妇跟人跑了呢?

“女性苦难的背后,既有主要来自男权的围剿,亦即‘他践’,也有来自女性自身的麻木,亦即‘自践’。所以女性的解放,既要起来反抗外围的男权,推

翻‘他践’,实现男女平等,也要铲除自身的懦弱与愚昧,打倒‘自践’,实现自身的苏醒。”^[4]尽管大孙媳妇的身上保留着传统落后的成分,但是她仍不失为一个有见识有魄力女性,她朦朦胧胧中看清了很多,明白了很多,承受了很多,但是女性的觉醒还没有到来,依旧停留在沉睡状态,她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完成自己女性的觉醒和反抗。那么这个恰当的时机是什么呢?是团圆媳妇被折磨至死一事。

尽管我们说大孙媳妇精明,能干,对于复杂的家庭关系处理得不着痕迹,但是她真的就那么游刃有余,那么轻松自在吗?不是的。这种揣摩人心,察言观色、看人脸色、精于圆场的心理战并不是那么好打的,稍不留心,就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和灾难。现在的安全并不意味着永久性的安全,她并不能确定哪天因为其他的原因而落下像团圆媳妇一样的下场。即使没有犯错,在那个处处对女性进行钳制和迫害的时代环境里,大孙媳妇也不见得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去。总之,看到团圆媳妇的死亡,她似乎就预见了自己在这个家里的未来和命运。这个时候,作为女性被压抑被摧残伤害甚至以牺牲为代价的这种命运让她开始觉醒并反抗,也许她并不能找到一条光明的正确的道路,但是对她而言,她最先能够做到的,就是要摆脱这种牢笼,摆脱这种束缚,摆脱这种女性被摧残的命运,因而她毅然决然地跟人跑了。

小团圆媳妇的默默忍受最后以死亡而结束固然会招致人们对这群顽固自私、麻木不仁的国民看客的悲愤之情,然而作为一个符合封建传统文化标准的大孙媳妇,连她这样的妇女都要选择从这个封建牢笼里逃离解脱,不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卑虐以更大的讽刺吗?时代的环境、民族的苦难并不能让萧红准确地找到救赎之路,只有逃离。她只能借由一支笔尖为后人留下一纸苍凉,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5]p73}

四、结语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光里留下的一曲凄婉的歌谣,在这曲挽歌中,无处还乡的萧红终归成了精神的游子,注定她只能在回忆中亲见故土。作为知识女性,她一生漂泊却终未寻得人世间的温暖和爱,只能将遗憾和思考倾注于对人类劣根性在封建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培育和繁殖的揭示和批评。

然而,“人类是邪恶的,但并非天生邪恶,而是环境使他如此”^{[6]b204}萧红深知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千百年来封建传统的荼毒,也有当时物质贫乏造成的无奈,因而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下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给予了同情。同样,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其中涉及传统,文化,机制,人性等,萧红自身并没有从悲

剧中走出,也就注定她不能为这种境遇提供一个可以成功反抗并彻底解脱的方法。但是,她用文字勾勒出生活的背后那条长长的灵魂的阴影,让我们咀嚼着它的幸福和悲伤,并思索它的来路和去处,由此对企图逃离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女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这也是研究萧红《呼兰河传》所蕴含的文化文学的价值意义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茅盾.呼兰河传·序[A]·茅盾文集(第1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2]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 [3]萧红.呼兰河传[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 [4]赵德鸿,张冬梅.萧红《呼兰河传》的文化阐释[J],学术交流,2007(5).
- [5]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6][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Fleeing from the tragedy of the feudal traditional culture ——Comment on Hu's big grandson daughter-in-law of the Hulan River

ZHANG Yan-fang, ZHANG 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Xiao Hong described Hulan customs in the Hulan River, which not only wrote her memories of the hometown, but also told her criticism on people's sel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 thus becoming its pinnacle. According to the careful reading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Hu's big grandson daughter-in-law, the author tried to prove that even if those women who have the standards of the feudal traditional culture could not survive in society, revealing the hurt of feudal traditional culture on women from another angle. The women could only flee to resist the tragedy of the feudal traditional culture when they didn't find the way to salvation.

Key words: The Hulan River; big grandson daughter-in-law; tragedy of feudal tradition; flee.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30页)

makes a breakthrough by seeing the hardship of women who survive for a long time under the male discourse-centered feudal system and the female rebellion for dignity in the miserable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Cao Xue Qing is still follows the male discourse-centered ancient traditional aesthetic standards to shape female image in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beauty is a unity which is formed by revolving the center of male discourse, integrating appearance, ability and virtue.

Key words: Dream of Red Mansions; image of the beauty; aesthetic; male discourse right

(责任编辑:周锦鹤)